



老屋窗前杏花开

本报老年记者 杨凤莲

昨晚入梦回故园，窗前老树杏花开。今晨文友发图片，一枝烟霞向蓝天。难道繁花似锦的春天就这么悄悄地来到眼前了吗？难道是老屋窗前那株寂莫了多年的老杏树送梦于我，想让人回去看一眼它的春色吗？于是，心急的我立即打车向老家赶去。

30公里的车程很快就到，当车停在门前时，代管房子的表妹也拿着钥匙来开门了。走进已20多年没人居住的院子，映入眼帘的破败中，唯有窗前那株也有20多个年轮的老杏树轻摇着几枝细碎的花和更小的蕾，在向我显摆着它的存在。

“二姐呀，这房这院可是我大娘72岁时回来建的，这杏树苗还是你从市里买回来的呢。”表妹说。

我仰脸闻着杏花的清香，抚摸着那年干旱、因没人浇水枯死了的半边树杈，想着母亲那时独自一人借住在邻居门房里，指挥一众乡邻工匠拆老屋，起地基，盖起了5间红顶青砖的大房子，还为女儿栽下了一棵春有烟霞、夏有浓荫的杏树。用心良苦的母亲啊，热爱老家那一方热土的母亲啊，您远去了，您盖起的新房也破旧了，您栽的杏树也没人打理了，您的儿女也衰老到步履蹒跚了……

想到此处，我拍打着拥入怀中的粗糙杏树身干，竟落下了几行清泪，而仍在怀中与主人呢喃撒娇的老杏树落了我一头一身的花瓣雨。此时，我突然想起一个“朝花夕拾”的词。记得这是鲁迅先生一本散文集的书名，起初是叫《旧事重提》，而后在修订再版时改为《朝花夕拾》。从字面上看，应该是早上的花朵掉了一些，傍晚的时候把它拾起来。我理解其更深层含义，应是鲁迅先生原书名《往事重提》的意思。

“二姐，咱打开屋门进去看看吧，杏树对着窗户的那个大房间，可是俺大娘

专给大姐和你回娘家时住的呀！”表妹说。

我向表妹摆摆手没让开门，因为屋子里不仅哪哪都是勤劳母亲为儿孙盖房修屋的心劲，哪哪都摆满了我们使用过的高低柜子高低床，哪哪都散发着母亲希冀儿女和睦团结、子孙兴旺绵延的深情厚意……这种场合和气氛，真怕也已古稀有余的我受不了，不如躲着不看。

走出院子前，我不仅为老杏树松了土、拔了草、浇了水，还俯身捡拾了地上的落花，也算是对想起来的“朝花夕拾”一词有个对应的交代，更是对老杏树不离不弃独守老屋20多年的一点感谢吧！

“二姐快看，西墙根又长出一棵小杏树！”顺着表妹的声音，我快步走到才半人高、大拇指粗的小杏树前，不知是高兴还是激动，不仅对着小杏树连连作揖，并一连声地交代表妹，一定要照顾好这一大一小两棵坚守老屋的杏树，且又吟出了鲁迅先生的名句：“在我的后园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而我的老屋前院里也有两棵树，一棵是母亲栽的老杏树，另一棵是自生自长的老杏树的孩子——小杏树。

春到家乡

本报老年记者 陈丽娟

春风习习，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清澈明亮，白云朵朵悠然飘荡，大地回春，万物复苏，到处弥漫着春的气息。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站在沁河大堤上抬头观看，堤上杨柳依依，那些细细的枝条上生出一串串幼芽，像绿色的小谷穗，稚嫩而诱人。柳枝在春风中翩翩起舞，让人感到春的韵律。堤边的那棵玉兰树高大挺拔，满树的玉兰花正在争相开放，花朵洁白无瑕，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放眼望去，沁河水清澈透亮，一群白鹤时而站在河边，时而欢叫着跳进河里戏水，溅起团团水花。

田野里的麦苗已经返青，绿油油的像一个绿色的大绒毯向天际铺开。一切草木都在萌动。一丛丛、一片片的枯草根都有幼芽用劲地顶破泥土露出了脸，有的已绿茵茵展示着英姿。

入春解作千般语，拂曙能先百鸟啼。燕子、柳莺等候鸟尚未归来，麻雀和喜鹊成了初春的主角。麻雀一群群地掠过空中，又降落在树上、房顶或屋檐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虽然声音有些嘈杂，但带来了春的暖意。还有那一对对的花喜鹊，跳出高筑在枝丫上的家，站在枝头用力地抖动着翘起的尾巴，并且扯着嗓子欢叫不停，像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人勤春早，农人把农具修好，擦得干净锃亮。现代化的农机也都仔细检查保修，确保春耕春播顺利进行。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村路上一辆辆手扶拖拉机满载着农家肥驶向田间，让田地得到充足的底肥。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春天播下新的希望，盼望秋季五谷丰登粮满仓。

蔬菜大棚里更是一派忙碌的景象：那长成的卷心菜、生菜、青笋、韭菜……绿油油一片。人们正在忙碌地收割蔬菜，然后整齐地摆进纸箱里，搬上菜商的运输车，驶向四面八方。还有那一畦畦育好的菜苗青翠肥壮，只等时令一到，便被栽到棚外的大地上，在阳光的沐浴下，在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校园里传来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又听见孩子们的美妙歌声：“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村里。这里有红花呀，这里有绿草，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那声音如天籁之音，清脆悦耳，优美动听，让我仿佛看到孩子们那一张张笑脸如迎着春风向着春阳的一朵朵春花，在阳光下尽情绽放。

侧耳静听，仿佛听见春姑娘轻盈的脚步声。她迈着美妙的舞步，甩开美丽的长长水袖，让百花盛开，让百草丰茂，让百鸟齐鸣，让山清水秀，让家乡的春天如一幅绝美的画卷，展现在人们眼中。我情不自禁地赞叹：美哉！家乡之春。

家乡的春天

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

我离开农村老家几十年，思乡之情从未改变。春暖花开，朋友约我上山采风，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欣然同往。

仲春时节，古老的小山村处处散发出春的气息。那精雕细琢的楼院砌墙青石，古色古香、高大的门楼和阁楼，雕花的门窗拱圈与门楼亮窗，独具匠心的外墙体上随处可见用作拴牲口的“猫耳洞”和“上马石”皆有明显的明清风格。尤其是那块镶嵌在大门拱下的门匾，镌刻着“一树百获”四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村民代代眼望木刻四字，种地植树，培育人才，勤于耕读，功留千秋。村内外现存树龄数百年、树围几人抱的老槐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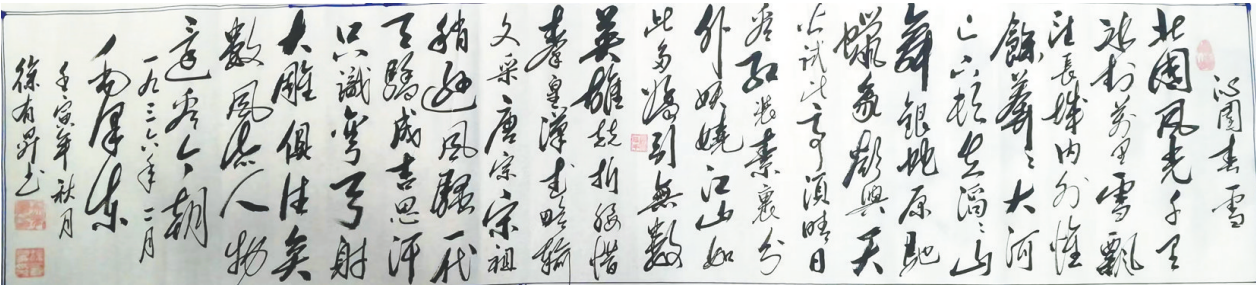
黄楸树和松柏树有近十株，那是祖先留给后人的财富，被林业部门挂牌保护。古树老房相映成趣，在暖阳和风里充满生机。身临其境，我张大嘴巴，尝一口新鲜的春味，尽享这原始的乡村气息，感受着家乡春天的美好。

冬去春来，山村、田野已是春意盎然，桃红梨白油菜花黄，在春光里跟绿树青山勾勒出一幅彩色画面，让人流连忘返。

“人勤春来早”，最早给人们带来春天信息的，是村里勤快的留守中老年人。他们依托养猪放羊、喂蜂取蜜、种植药用皂刺三大支柱产业，一开春就忙

活起来，村内外处处是一派繁忙景象。村口的防火点、值勤点有佩戴着红袖套的值班员坚守岗位；斜坡上的皂刺田里，老妇少妇正挥锄除草。村中央整齐摆放着一行两层蜂箱，养蜂人正戴着防蜂帽面纱，小心翼翼地掂出一筐蜂巢，用刷子轻轻扫下蜜蜂，再用刀子麻利地刮掉蜂巢蜜。蛰伏了一冬的蜜蜂从箱口飞进飞出，嗡嗡嗡嗡，纷纷扬扬。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里的乡亲们正在谋划一年的致富蓝图。他们实干加巧干，播下春天的希望，必将迎来丰硕的收获。



书法 徐有升作

老有所感

本报老年记者 周月云

老茶慢煮更清甜，初绽新花反易残。
风雨人生虽可叹，芸芸相望不需怜。



春游

本报老年记者 赵成良

二月春风暖，
微寒不觉凉。
呼朋携老友，
把酒赴山乡。
一别宅家苦，
初尝野外芳。
归来平仄定，
落笔写诗忙。

春柳景明

□严瑾

二月绿萌柔，
白鹅荡水游。
云烟竹雨覆，
鸥鹭杏林讴。
柳暗劝耕土，
风和甩钓钩。
夜读春色赋，
谈笑在沙洲。